

不同语言环境下师生关系比较及隐性课程设计

刘元满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提 要 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实践中，师生关系在目的语环境和非目的语环境下的依存程度并不完全一样。目的语环境中，学生有多种目的语交际对象，共同对学生学习效果产生影响；而在非目的语环境中，教师是学生主要的目的语交流者，学生对教师的依赖性很强。在目的语环境下，教师主要是以目的语为母语者；在非目的语教学环境下，教师则既有以目的语为母语者也有非母语者。在非目的语环境下，教师更需要调动隐性课程因素，使教师作用最大化。本文就隐性课程设计提出以下建议：更新师生关系理念，保持积极正面的情绪，增加教师情感投入，引发学生的中国文化意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关键词 师生关系 目的语环境 非目的语环境 隐性课程

一、引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隐性课程”(hidden curriculum)概念产生后，人们开始关注那些对学习效果产生重要影响的“非正式课程”(informal curriculum)因素。隐性课程可从物质方面、制度方面及文化和心理方面进行划分，文化、心理方面的隐性课程“主要指师生关系、同伴关系、校风、班风、教师的行为作风等”。

对外汉语教学界探讨隐性课程还是近几年的事。沙宗元(2009)注意到课外语言环境的重要性，将其分为交际性语言环境和非交际性语言环境，强调应充分利用积极因素，更有效地促进外国学生的汉语习得。刘芳芳(2010)从优化课堂教学和课程建设、完善学

习者的知识经验结构以及教室布置、学习人数等方面探讨如何发挥隐性课程的作用。牟世荣(2011)、田旭红(2012)分别对汉语教学中的隐性课程的作用及隐性课程建设进行分析，认为隐性课程能够优化学习环境，最大化学生的学习动机，特别是在自主学习和研究性学习过程方面能够投入积极的情感。

文化、心理方面的所有隐性课程因素都与教师和学生两大主体密切相关。物质及制度方面的隐性课程设计容易进行规范和考量，但文化、心理方面的隐性课程却很难取得一致的评判。张红蕴(2008、2009)就师生关系隐性课程价值进行研究，通过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师生关系和其对外国学生汉语学习的影响。黄晓颖(2011)则结合学生调查，在物质、

见 <http://www.doc88.com/p-993978762198.html>。

文化心理、制度等方面提出隐性课程的开发问题之后，探讨了教育者在隐性课程开发中的作用。

在语言教学实践中，师生之间的互动总是处于最积极的状态。教师要将学生应掌握的内容和能力通过某些途径及方式转化到学生手中。一般来说，在教室进行的教学活动，基本上没有第三者全程参与，其实现过程非常独立，课堂教学质量的监督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比较难以实现。这样一来，主导课堂活动的教师素质就成为教学质量的关键性因素。

随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在世界范围的扩大，我国外派教师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适应目的语环境教学特点的教师，在非目的语教学环境下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仅仅在教学方法方面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调动其他隐性课程因素。教学机构的物质隐性课程因素基本一致；教学管理制度隐性课程因素虽有一定变化，却比较容易过渡；文化、心理方面的隐性课程因素变化最为活跃，教师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并不断适应才能与新的环境相契合。

研究教师和学生不同语言环境下的表现特点，会发现师生关系表现出不同的依存程度，这对开发相关隐性课程、提高教学效果、促进教师教育研究以及制定教师职业规划，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目的语环境下师生关系特点

2.1 目的语交际对象越多元，对教师依赖越少

目的语环境下，语言学习者一般选择在教学机构学习，既有课堂活动，也有学校生活，还有跟学校无关的日常生活或者社会活动。沙宗元（2009）将外国学生在课外进行的交际性活动分为四类：学习者之间的交际、与教师之间的交际、与社会成员之间的交际、学校组织的课外实践活动。显然，这些不同类型和层面的关系共同作用，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

学生的交际性活动类型多，会使其语言交际对象多元化。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教师、学校管理人员、语言学习伙伴、社会成员。教师包括各种课型的

教师；管理者是教学机构中的领导及行政人员，有些可能有交叉；语言学习伙伴是同一学校的同学或朋友，一般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社会成员则是学习机构之外人员的统称，又可分为服务业类人群和非服务业类人群，该群体不仅最大，而且还是开放型的。服务业类如司机、售票员、饭店或宾馆服务员等，日常生活中随时可遇；非服务业类则更为广泛，学生可因语言水平、个人性格、社交能力特点，通过多种途径结识新朋友。

语言学习者与这些交际对象的交流程度并不相同。语言水平低的学生主要依靠课堂学习，对教师的依赖程度会比较高，教师是其主要的目的语交流者，同时他们对自己母语的依赖性也比较强。根据马晓骅（2014）的观察，不管是在课堂还是学生合作活动中，师生交流时学生母语使用量从初级到高级逐渐减少，这也表明，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学生已经有余力扩大自己的交际圈了。

在目的语环境下，学生只要能够扩大交际圈，就会有更多的语言实践的机会。国外的一些沉浸式项目就充分利用目的语环境，扩大学生的交流渠道，不仅给学生安排当地房东，或为学生选配母语者同屋，还雇请语言伙伴、进行实地考察、开展社会服务，等等，充分开发了目的语环境下的隐性课程内容。

学生交际圈子扩大，教师便不再是最主要的目的语交际对象，学生自身母语使用频率也逐渐下降。学生语言水平越高，对语言资源的利用率越高，学生对教师的依赖性呈现越来越弱的趋势。

2.2 教师对学生情感投入越多，学生越积极

教师的教学理念以及对师生关系的认识，会对其教学策略产生直接影响。

黄晓颖（2011）就隐性课程对外国学生学习情绪与学习效果的影响进行调查，列出14项隐性课程因素与学习相关度的百分比排序，除了教室、宿舍、设备、课本、课外活动等因素外，其余因素几乎都与教师本身有关，诸如教态、声音、外形等，“师生关系”在

整体排序中列为第二条，足见其在学生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在我国，汉语教师基本都是中国人，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加上自身学习经验所致，师生关系容易被看作上下关系，教师专注于完成“传道授业解惑”的任务，很少去思考师生关系的模式会对学生心理产生什么影响。张红蕴（2008）考察师生关系后发现，汉语教师普遍重课上轻课下，重知识轻情感；水平较低的学生对师生关系的总体评价更积极；师生关系与教师帮助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师生关系与学生的学业求助态度呈显著正相关；师生关系与学生汉语口语课堂焦虑呈显著负相关。她还发现师生关系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并不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但却会作为隐性课程对他们的学习态度、情感等心理层面产生影响。因而她提出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六条途径：交往、同理心、关注学生的需要、期望与体验、民主和权威、注重师生关系中的跨文化性。

这些现象反映出我国汉语教师在目的语环境下，比较注重课堂教学本身，也很注重个人在语言知识和教学能力方面的“硬实力”，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是跨文化交际活动，教师和学生都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必须有意识地开发与师生关系相关的隐性课程。当学生具备了一定的语言能力，其生活范围逐渐扩大后，教师不再是他们唯一的或者最重要的语言学习来源。由于在目的语环境下总有能够弥补的其他可能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师生关系疏远会产生问题。

三、非目的语环境下师生关系特点

3.1 教学模式及教学策略越灵活，学生依赖度越高

目的语环境下的语言教师类型基本只有一种，即将母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的教师。从其课堂上所使用的语言功能看，无论是内容功能、语言功能还是任务管理功能，基本上都使用学生目的语，课下与学

生的交流也都以目的语为主。

而非目的语环境下，语言教师类型大致可分为三类，他们的语言使用情况也各有特色：

第一类是将目的语作为外语进行教学的本国教师，母语与学生一致，目的语是他们的母语。如果不是有意控制，课堂上学生的母语使用会比较多，尤其是在语言难点解释以及进行任务管理时。课下与学生所进行的交流，无论是直接的面对面交流还是间接的邮件、网络平台交流都以母语为主。

第二类是将母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的教师，他们大多在所在国获得学位后就职或定居，具有较好的双重文化背景和熟练的双语能力。在课堂上他们可以运用目的语进行教学，但当学生表达出现困难时，他们常常会转换语码，用学生母语进行沟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们都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但他们幼时接受的文化模式仍然会对其师生关系意识产生一定影响。

第三类也是将母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的教师，但由目的语国家的院校或机构派出任教，一般都是阶段性教学，一定时期后会返回自己的教学机构。过去习惯于在目的语环境中面向不同国家、不同语言背景的学生进行教学，其教学理念及教学习惯使他们更愿意使用自己的母语——学生的目的语与学生交流，而较少使用学生母语。可能一些教师使用学生母语的能力比较强，但大部分未必能达到学生母语水平，有的甚至可能不懂学生母语。由于在非目的语环境中缺乏多样化的目的语交际对象，如果这类教师还继续像在目的语环境中那样进行教学而不进行调整的话，教学效果会产生很大差异。

如前文所言，目的语环境下汉语教师的师生关系意识容易受到传统文化影响，他们的教学策略也会因此产生某种偏好。孙培健（2013）考察了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汉语、法语、德语教学情况，发现汉语教师在实际教学中所运用的教学策略比起法语和德语教师来说要逊色不少，尤其是在间接策略和合作策略的使用方面。他建议汉语教师在肯定直接教学策略的同时

要把握好“度”，还应丰富间接教学策略的使用，在合作教学策略的使用上要考虑学生的喜好和语言能力。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问题：在非目的语环境下汉语教师与其他语言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师在教学理念、师生关系意识、教学策略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我们在哪些方面具有优势，他人又有哪些方面值得借鉴？

3.2 目的语交际对象单一造成高依赖度

在非目的语环境中，除了专门的语言学校，在绝大多数高校中，目的语只是一门外语课程，授课班数少，且课时有限，学习者的目的语交际对象变得非常单一，基本只能在课堂上使用目的语。马晓晓（2014）考察目的语环境下学习者课堂合作活动中母语使用情况，发现中高级学习者很少使用母语与教师交流，而初级学习者使用母语与教师交流的比例则稍高，生生交流中，学习者母语的使用量远高于师生交流时母语的使用量。而在非目的语环境下，学习者使用母语会成为常态，在国外任过教的教师都会承认，师生交流使用学生母语频率会大大超过目的语环境，如果不是强制性要求，在课堂合作活动中，生生之间母语使用是很难控制的。

在非目的语环境下，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语言环境资源，课堂之外的社会成员基本都是学生母语者，能够与学生使用目的语进行交流的人十分缺乏，教师甚至可能是学生唯一的目的语交流者，学生在语言学习方面对教师的依赖程度大大高于目的语环境。在不同国家中，由于学生学习动机有差异、学习背景也不一样，学生对教师的角色期待也相应有所不同。按照耿淑梅（2009）的区分，对外汉语教师除原有的教师角色外，还是多元文化的理解者、学生的关怀者、本土知识的专家和传授者、多元文化环境的创设者、行动研究者等五类角色。关于汉语教师还有其他多种隐喻，但无论是哪种分类，教师都需要能够随时转化角色，

完成角色任务。许多角色任务都需要依赖语言沟通，因此教师除了所教授的目的语外，还需要能够较好使用学生母语。这会给教师带来一个挑战，既要能够适时进行语码转换，又要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目的语使用机会。

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生所呈现出的个性特点，有助于我们对师生关系进行合理定位，教师及时进行策略调整，从隐性课程角度最大限度地为学生创建交际环境，使他们能够接触更多目的语交际对象。

四、促进师生关系的隐性课程设计

4.1 更新师生关系理念

盛译元（2013）将汉语教学的语言环境分成个人环境、文化环境和教育环境三个部分，认为这些环境因素与教学活动要素之间存在辩证关系：一方面，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行为能动地改造环境；另一方面，环境影响教师和学生的行为和思想状态。这使得我们能够正确看待教师和学生所共同面对的环境以及这些环境给师生关系带来的影响。王晓华（2011）将社会心理学的“三侧面三层面三棱柱体”式的师生交往模型运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中，将对外汉语教师的角色定位为“东西方价值的传递者，中国社会众生相的解读者，校内外生活的被咨询者以及实践教学的指导者”。不过，我们需要知道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不同的教师角色所承担的任务轻重是不同的。

建构主义认为教师专业发展是基于教学实践的，需要在实践中学习和向实践学习。王俊菊、朱耀云（2008）通过分析某英语教师的教学日志，认为教师更新理念、反思教学、增加师生交往是保证教师学习效果的关键途径和主要前提。这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同样有参考意义。

后方法时代给语言教学带来了革命性变化，教师发展的自主性受到格外关注。师生都被看作是课程

“三侧面三层面”指相互影响、信息交流、相互认识三个主要侧面和个性、角色、群体三个主要层面。

参与者。师生可以互换位置，在高度信息化、学生自主性占主导地位的今天，除了语言能力方面，教师在其他方面已很难成为知识的权威，某些方面甚至需要向学生请教。师生关系呈现交互共生的特点，知识可以互补，智慧可以共享，认知方式也会彼此影响。

4.2 保持积极正面的情绪

非目的语环境下的学生生活在自己国家，其日常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教师对学生了解越多，课堂教学与学生生活结合就越紧密。讲解简明易懂，例句生动活泼，环节紧凑高效，节奏舒缓有致，不仅使教学更有效率，也加强了师生之间的互动效果。那些性格热情、幽默，经常鼓励、赞赏学生的教师总是受到学生欢迎。教师的正面情绪会感染学生，学生想到课堂就会心生愉快，上课成为很期盼的事情。经常说“中文很难”的教师就不如说“中文课很酷”更让人放松，而常常抱怨事情难以解决的教师也远不如积极处理问题的教师更让人愿意亲近。

4.3 增加教师情感投入

教师如果在气质、谈吐、仪容等方面用心，会特别有助于建立愉悦的课堂氛围。教室布置也要考虑学生喜好，如在桌椅摆放、绿植布置、墙面装饰、成果展示等方面精心设计，环境会变得悦目舒心，更利于师生交流和生生交流。在非目的语环境下，学生还有课业指导方面的需求，因此帮助学生选定专业，讨论将来的职业发展，针对不同认知特点及学习风格的学生制定适合的方法，都能够使学生产生信任感。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与接触时间成正比，而课堂愉悦程度也跟接触时间密切相关，接触越多，了解越深，交往也就越放松。但在非目的语环境下，师生仅在课堂上才能交流，时间非常有限。除了用足课堂时间外，还应设法增加与学生共处的时间，包括显性和隐性交往时间。显性的如开设中文桌子、组织中文

俱乐部活动、参观中国城等，隐性的则可以设计不受时间限制却能共同欣赏的内容，如布置故事阅读、网上看剧等，以便有更多的交流话题。

4.4 引发学生的中国文化意识

外语学习者在学习外语时，对目的语文化的接纳程度会影响到学习欲望和学习动力。

中国文化意识从开始学习汉语就可以建立。中国人的姓名文化非常独特，这是拼音文字系统所不具备的。为学生起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尽早开始了解中国文化，而且也特别有助于被中国人迅速接纳。富有中国文化内涵的名字总是耐人寻味的，要给学生起一个能够终生使用的名字，“雅”是起名的重要标准。

视听材料的使用在非目的语环境下非常重要。课间放一些富于中国特色的音乐、录像或图片，不仅可以调节气氛，而且可以让学生在放松的状态下无意识地感受中国文化。

4.5 合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尽管非目的语环境下学生的语言实践对象比较缺乏，但现代教育技术为学生提供了较为理想的学习资源，移动互联网对汉语学习的作用已经不可替代。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扩大交往范围，如与社区联合活动、介绍语伴交流等。马冲宇、陈坚林（2013）介绍过VILL@GE项目，这是英国、希腊、匈牙利等欧盟国家的语言专家和技术人员在三维虚拟环境平台Second Life中开发的一个虚拟语言学习环境，已在欧盟多所学校进行了教学实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些好的语言学习软件对于指导学生巩固知识、进行课外学习等方面也会有很大帮助。由于语言教师本身较少直接参与现代教育技术的开发工作，只是由教学机构由上向下推动，加上教师本身的了解渠道相对较少，因此，一些产品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利用。语言学习网站、汉语慕课都在不断得到开发，对非目的语环境下的学生

来说,学习环境将会大为改善。目的语环境和非目的语环境下语言学习的差异将通过现代教育技术而逐渐缩小。

参考文献

- [1] 耿淑梅. 多元文化背景下对外汉语教师的角色定位——以北京语言大学为例 [J]. 中国大学教学, 2009 (7): 42-44.
- [2] 黄晓颖. 对外汉语教学中隐性课程的开发 [J]. 汉语学习, 2011 (1): 81-86.
- [3] 刘芳芳. 来华长期进修留学生隐性课程需求分析 [J]. 现代教育管理, 2010 (2): 78-81.
- [4] 马冲宇、陈坚林. 虚拟语言学习环境 VILL@GE 的项目分析及其启示 [J]. 中国电化教育, 2013 (2): 121-125.
- [5] 马晓骁. 汉语学习者合作活动中母语使用表现分析 [D]. 北京: 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 [6] 牟世荣. 试论对外汉语教学中隐性课程的作用和利用 [J]. 国际汉语学报, 2011 (2): 19-24.
- [7] 沙宗元. 课外语言环境对留学生汉语习得的作用和影响 [J].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2009 (7): 106-110.
- [8] 盛译元. 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语言环境浅析 [J]. 现代语文, 2013 (1): 21-24.
- [9] 孙培健. 非目的语环境下第二语言课堂教学策略的对比研究——以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汉语、法语、德语教学为例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3 (4): 8-16.
- [10] 田旭红. 对外汉语教学中隐性课程的建设 [J]. 科教文汇 (中旬刊), 2012 (8): 80-81、83.
- [11] 王俊菊、朱耀云. 师生关系情境中的教师学习——基于叙事日志的个案研究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8 (4): 287-292.
- [12] 王晓华. 国际型师生关系与独特的对外汉语教师角色 [J].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2011 (2): 102-107.
- [13] 张红蕴.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师生关系研究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08 (4): 15-21.
- [14] 张红蕴. 对外汉语教学中师生关系的隐性课程价值 [J]. 科教文汇 (上旬刊), 2009 (6): 88-89.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eacher-Learner Relationships in Different Language Environm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Hidden Curriculum

LIU Yuanman

Abstract

In the practice of CFL teaching, the teacher-learner relationship varies with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with learners showing different degrees of reliance on the teacher. In the 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learners don't rely heavily on the teacher because they can communicate with different interlocutor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who jointly influence their learning effect; in a non-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however, learners rely heavily on the teacher, who might be the only interlocutor with whom they communicate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eacher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are mainly native speaker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while teachers in the non-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are a mixture of both native and non-native speakers. Teachers in the latter case need to utilize hidden-curriculum factors to maximize their role. Towards this end,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renew the concept of teacher-learner relationship, keep a positive mood in class, increase teachers' emotional input, cultivate learners' Chines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use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Keywords

teacher-learner relationship; 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non-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hidden curriculum

作者简介

刘元满,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课堂教学、汉语教材、教师教育。
(通信地址: 100871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 沈岚)